

第五辑·序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

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子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讲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斫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斫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年10月

目录

千古兴亡 百年悲笑 一时登览 \ 1

(代序)

青山魂梦 \ 1

青山魂梦 \ 2

土囊吟 \ 16

文明的征服 \ 24

陈桥崖海须臾事 \ 34

存在与虚无 \ 43

细语邯郸 \ 51

狮山史影 \ 58

爱的悲歌 \ 70

战地子遗 \ 78

太原城引出的话题 \ 87

忻州说艳 \ 93

濠濮间想 \ 100

走向大自然 \ 101

采石江边 \ 109

濠濮间想 \ 114

生命的承诺 \ 118

三江恋 \ 124

晓来谁染霜林醉 \ 128

八公山下吃豆腐 \ 132

淹城访古 \ 136

他从这里走进了历史 \ 140

涅瓦大街 \ 145
泪泉 \ 151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 \ 156
天涯寻觅 \ 161
疗痍心史 \ 162
天涯寻觅 \ 173
母亲的心思 \ 180
两个爱情神话 \ 186
车上文化 \ 192
西双版纳访书 \ 196
沧浪之水清兮 \ 200
《苍原》溯源 \ 203
您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 208
就是盼着这一天 \ 210
下午茶 \ 214
说轻道重 \ 216

千古兴亡 百年悲笑 一时登览

代 序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因此，聪明的人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又谈何容易！正如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所慨叹的：“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黜黯犹承误，未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

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履痕、墨痕的所在。千百年来，这些诗人赋客，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鹭、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汨汨血脉。

因此，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了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这是历史，也是诗章，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又同时从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

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人们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无比丰富，几乎每一处名城胜迹，都有相对应的诗文和轶闻、佳话，见诸方志，传于史简，任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而这无数诗文、轶事的积蓄，又使你不经意间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样，即使是首途，是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汨汨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作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既写现在，又写过去，既写现实的发展，又写历史的变迁。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

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渴望与追求，努力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像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时空条件本身，就足以给人一分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之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销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也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便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

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去年初夏，我有中州之行，访问了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题为《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积存在那里。漫步在这些地方，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努力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片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存在与虚无》中，我通过凭吊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写了《黍离》、《麦秀》那子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句，写了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历史的读本，岁月年轮留下的痕迹，写了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但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

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煌千古的诗文佳作。恰如清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也许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上，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燭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荒原，越过长城，越过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哭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与揭示这类社会文明继承、发展的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文化历史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都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同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元、满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

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创造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目的相背反。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在丧失一些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考验。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我以为，散文应体现一种深度追求，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我也试图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第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

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人，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的青春的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像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

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冲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感到生命的沉重。特别是一些悲剧因素，更能使读者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在对历史的勘劾中也多了一层苍凉。“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写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记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书趣文丛……⊖

青 山 魂 梦

青山魂梦

不为人们所理解是痛苦的，而不自知则是可悲的。闲翻古籍，我总觉得，千载以还，人们对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悲慨于诗人对自己的认识反差太大。有人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看应该在后面加上半句：“尤患不知己也。”正是由于在认识自己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使李白终生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煎熬之中，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这篇文字的作意，是想尝试着从一个侧面来解读李白。我深知，面对一个伟大的存在，莫说写上几千字，即使推出一部大书，恐怕也难以穷原竟委，窥其堂奥。显然，我在干着一件力不从心的事。

—

起因是这样的：去年秋杪，我有皖南之行，漫游于当涂、宣城、秋浦（今属贵池）、泾县一带。这里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动的中心。他出蜀后三十多年间，前后将近六年是在皖南度过的。天宝元年，李白从东鲁南下，移家皖南的南陵，秋天从这里奉诏赴京。这是首次入皖。天宝六年，即遭到罢谴、被逐出京三年之后，又由扬州、金陵溯江而上，畅游皖南的当涂。又过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皖南各县。李白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夜郎流放遇赦一年之后，他再次来到宣城、泾县，最后投靠族叔李阳冰，定居于当涂，并选择“谢家青山”作为埋骨之地。皖南一带绮丽的风光，朴厚的民情，润滋与抚慰

了他的充满动荡、溢满忧愤、布满坎坷的失意生涯。诗人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而原本就雄奇秀丽的皖南山水，一经诗人的大笔淋漓的点染，更凸现出了它的壮美无俦的神采，成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价值的区域之一。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种幻觉里：山程水驿，雨夜霜晨，每时每地，都仿佛感到诗人李白伴随于前后左右，而且不时地发出动人的歌吟。当我站在宣城陵阳山谢公楼的遗址上，面对着晚秋江城画色，“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名句，油然浮荡在耳际。而当驻足采石矶头，沉浸在横江雪浪的壮观里，“惊波一起三山动”，“涛似连山喷雪来”的隽咏，又使我同诗人一样跃动着猛撞心扉的惊喜，获得一种甘美无比的艺术享受。碧山，坐落在黟县的西北面，它北连孟山，南对霭峰，风景十分幽美。《徽州府志》记载，此地有十里桃花，春时与绿树交映，秀色宜人。我来时，已是秋光照眼，但从李白《山中问答》诗中仍能领略它的天然逸趣。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诗人眼中的碧山，充满了清幽、纯净之美，是名利场、是非窝的“人间”所无可比拟的。寥寥数语，寓沉重于闲适，寄托了诗人愤世疾俗的万千感慨。明代诗人李东阳说它“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其旨趣“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在这里，我也效仿李白以恬淡、虚空的心境，对碧山这个客体作一番美的观照，沉浸在美学家所说的“静照”境界里：“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宗白华《美学散步》）我很喜欢踏着晚秋的黄叶，徜徉于五松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间，寻几分天籁，握一把苍凉，在疑幻疑真的朦胧意象里，借助那一泓澄碧和万壑松吟来濯心、洗耳，冲破时空的限界，纵身千载之上，同

诗人一道亲炙那“扫石待归月”，“倚树听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矶头，也是那样一个“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矶如削的峭壁上，望着涛惊浪涌的滚滚江流，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谪仙泛舟赏月图》。李白和他的好友“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与，溯流而上，“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像诗人汪静之所描写的，他穿“一件极美丽的五云裘，颜色好像夏天的朝云，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衬着远山，红霞映着绿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诗酒唱和，岸旁观者如堵，而诗仙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侯鯖录》载：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答复是：“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又问：“以何物为饵？”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宰相闻之悚然。这虽然只是传说，未足凭信，但确也深得太白的神韵，真实地刻画了他的高蹈、超拔的精神世界。

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哺育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他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太白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导源于庄、骚；单就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方面来看，屈原的热爱祖国，憎恨黑暗腐朽势力，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活动、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李白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除了儒、道这两个主导因素，在李白身上，仙、侠、禅的影子也存在。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唐代以前，儒、道、佛、仙、侠等文化均已出现并且成熟，但很少有诗人将它们共融于个人的整个生活，只有一生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李白，完成了这种文化的综合融汇工作，

将它们集于己身之中。（庞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里体现了盛唐时期精神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可以说，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所谓“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李白对立言似乎并不看重，有道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他所兢兢以求、奉为人生至上的是立德与立功。但无论是创制垂法，惠泽无穷的立德，还是拯厄除难，行济百世的立功，都要凭借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所以，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政治上有所作为。但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自负其长才异质相关联，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姜尚、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倾心折服，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地歆羡。他确信，只要能得遇明主，身居权要，则经邦济世易如反掌，以为同写文章差不多，“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但这些宏伟的抱